

少年的音乐世界

李卓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的音乐启蒙来自那些街机游戏。

那个年代父母给的零花钱只有几块。路边的油炸食品、小店里的赛车与悠悠球都是不错的选择，而我把为数不多的零花钱贡献给了街机厅的老板，一块钱换两个铜板。

进街机厅是一件高风险的事，一旦被发现就会写无数份的检讨，会背上坏孩子的名声。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但能玩上这些游戏，就是高回报。举个例子吧，《拳皇》——这款格斗游戏就像是在和平年代的古惑仔抢地盘，谁能在厅里对战中不断获胜，谁就能成为小区的话事人。我并不强，也不想变强，但它的音乐令我着迷。当你选完3个人物，在沙滩与敌人决斗时，背景音乐是轻松的、慵懒的，一个个悠闲的音符穿过耳朵进入我的血脉，仿佛真的去了夏威夷，我正躺在沙滩椅上享受着阳光。有时候在都市里决斗，播放的音乐时而摇滚时而立体、动感，听到音乐像线条一样，勾勒出一幢幢摩天大楼。有时候战斗地点随机到了寺庙，背景音乐就是一个长长的单音，间杂着一些鼓声、钟声、诵经声……

但“好景”不长，我家小区附近的街机厅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陆陆续续其他小区的街机厅也消失了，我甚至还藏了几枚铜板没有用完。熟悉的东西突然消失，没有告别，留下了遗憾。不过这些街机游戏，已经勾起了我对音乐的渴望。

放学后没有街机厅这个去处了，只能回家看电视。那时候有个点播台，24小时都在播放MV和动画。每次结束一部作品后，要么邀请你打电话过去继续点播，要么让你发短信测星星座、运势之类。那时候拥有一部小灵通是很奢望，家里的电话一打，准被父母发现，我只能看别人点播。有人点播《十年》，底下的字条是“XXX对不起”；有人点播《约定》，底下的字条就是“XXX我爱你”。我还记得有首歌大家点得很多——周杰伦的《晴天》，虽然不明白讲了个什么故事，但MV里满地的小黄花真的很美。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看不懂里面的歌词，也不懂“爱情”“错过”“一辈子”这些字眼意味着什么。我最期待的是“早睡早起，让我们做运动”的《健康歌》，因为当播出这首歌的时候，

吴新星

阿三的爹禁不住阿三百般央求，终于答应让她跟了一个探亲的熟人来到上海。阿三的娘在上海一户林姓人家帮佣。除了过年过节，平常时节都不回家，阿三着实想煞了娘。

寒暄过后，阿三娘又忙开了：要剖鱼刮鳞片，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清除干净；要处理买来的半只鸭，鸭身上的细毛没有拔干净，要对着日光耐心地剔除；毛豆要一颗颗剥壳；豆芽的尾尖要一根根地摘掉……阿三很想帮娘，都被娘“不用”两个字轻轻挡回去了。

忙完这些后，娘要洗衣服。要洗的东西真多，除了满满一大木盆衣服，还有一块厚重的白床单——但娘告诉她，这是块桌布呢，太太爱干净，桌布只要有一处污渍，就要撤下来换洗。阿三心想：那不是每天要洗了？娘在这儿比家里还忙呢。

才把一木盆的衣服洗完，屋里忽然铃声大作，阿三娘赶紧往里面跑，一面心急慌忙地把手往腰间擦着。待出来，手上又多了一件衣服。阿三问：“这个也要洗？”阿三娘说：“不是，这是大小姐的表演服，她们学校这礼拜要用，忘了带，太太让我送去了。”阿三问：“学校离这儿远吗？”阿三娘说：“不要紧，我挤电车去，也快的，你在这儿等着我。”阿三应了一声。阿三来之前，想着让娘带她去什么地方转转。常听人说上海怎么好，要是能到上海“白相白相”，也不枉为人一世了。阿三真想让娘带上她去看看，终究没有提起。

娘走了，阿三觉得有些不安。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的。闲极无聊，阿三见那桌布还没有洗，便帮忙动手。桌布吃了水很沉，阿三揉搓不动，打算把它摊

下面的字条都是“祝XXX天天快乐，身体棒棒”等最简单的祝福，而我期待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出现在上面。不过，没有。

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脑后，我接触到更多的游戏了，那时候爆款游戏是《梦幻西游》。当你从江南野外踏入长安城的那一刻，一串清脆的笛声配上悠扬的古筝声、箫声，与偶尔穿插的几下锣声，一下子就把你带入了“大唐盛世”。我坐在电脑前就能听尽“万户捣衣声”，看遍“长安花”。诸如此类的场景音乐数不胜数，让我对玩游戏这件事愈发心向往之，直到我的视力降到了4.9，才被迫和父母签订了各种条约。

录音机是在搬家的时候找出来的，同时找到的还有我母亲用过的磁带。据她说，以前工作的时候每周都会去买邓丽君、王菲、张学友等人的磁带。说真的，第一次听到那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的时候，我被融化了，听多了点歌台的《月亮之上》以后，从没想过音乐能够如此柔软。那段时间我最爱拨弄录音机，不光听完了我妈喜欢的音乐，还听完了《一千零一夜》和《鲁滨逊漂流记》等经典名著。听经典老歌没有对我的生活产生一丝变化，但听名著可以。每学期的语文教科书里都会有那些童话故事或者名著作为片段，而我就成了那个不用提前预习甚至还能在老师提问时进行抢答的学生。但语文成绩并没有因此而提高，我还是只能写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滥调，而内心已十分骄傲，因为我第一次做到了老师口中玩与学的结合。

与音乐的奇妙缘分并没有让我走上XX乐器十级的道路。我在小学期间学了两年电子琴、两年横笛，最后成了一名学校里的小号手。每周一的升旗仪式是我最自豪的时刻，站在司令台边，与其他号手、鼓手们一起演奏国歌。物理学上说，军队在过桥时如果走得齐，会引发巨大的共振，蕴含使桥面崩塌的能量，我觉得有道理。当我们奏响国歌前奏的那一瞬间，产生的共振让整个操场的学生站得笔直，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那一面神圣的五星红旗。

“喜欢”这个情愫随着年龄增长的同时，不断具象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位闪闪发光的女同学。“喜欢”会让人浮想联翩，我能把“自己、她、身边的所有事”联系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逐

在地上用刷子刷。展开来之后，阿三被桌布的美丽吸引住了：那桌布呈椭圆形，上有暗纹花卉图案，周遭每隔一寸来远便缀有一串流苏。阿三打了一遍肥皂，边看边洗着。

等每处都刷遍的时候，娘回来了，见阿三如此，当场质问：“你在干什么？”阿三吓了一跳，印象中娘好像极少有这么凶对自己说话的时候，阿三的眼泪抛沙似地滚落下来。她娘大概也想到了阿三的孝心，舒缓了语气，说：“别怪娘骂了你，你不知道这样子会把桌布弄脏吗？”说着把桌布一揭，阿三看到背面果然是灰扑扑的，阿三的脸上一阵惭恚：原想帮娘的，没想到帮了个倒忙。

□小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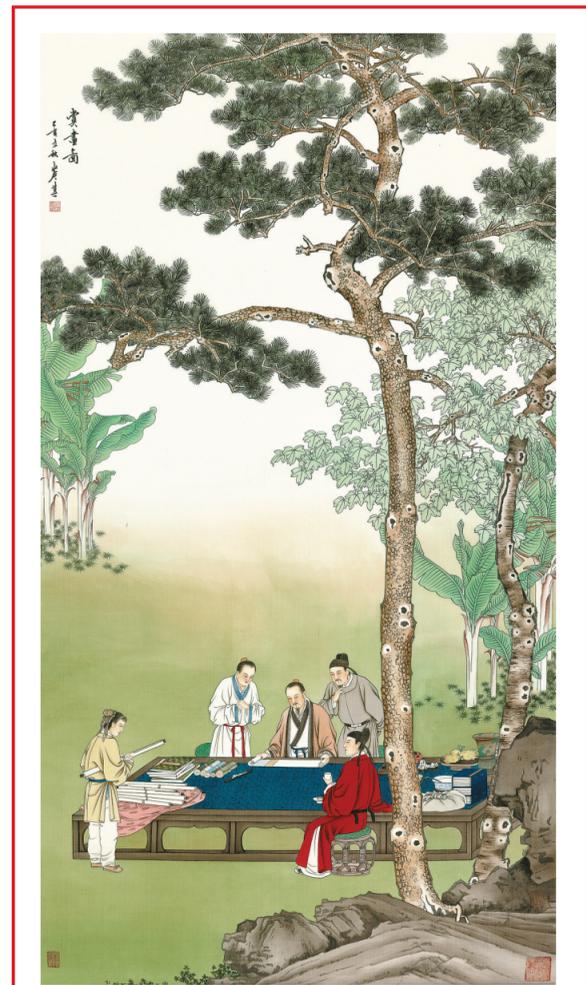
阿三

阿三娘费了半日将桌布洗干净，待要和阿三说几句，听得“当当”几声，阿三娘朝屋里一张，阿三顺着娘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屋中墙壁上有一只猫头鹰挂钟。那钟摆荡秋千似地来回荡着，猫头鹰的绿眼睛也随之眨一眨的，看上去非常俏皮。阿三娘说：“娘要做饭去了，你自己在这儿玩会儿。”阿三听娘的话，一个人玩，可是玩什么都觉得没什么意思。

这天中午时分，林先生林太太回家吃饭，阿三就不免同他们碰见了。阿三自然要多一番介绍：“这是我的三丫头，小小人主意好大，非要寻了来……”阿三娘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陪着几分笑意。阿三听娘的话，明白都是因很沉，阿三揉搓不动，打算把它摊

渐理解了一些歌词的意思。如果用一句歌词来形容，那就是孙燕姿的《遇见》，“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幻想着能与她一起放学、一起聊天。我想一定会发生许多快乐的事，尽管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

在网上听到五月天的《知足》，第一句歌词就把我抓住了：“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她就是彩虹，而我只是她数不清的“隔壁班的普通男生”之一，我似乎确实不该对她产生一丝幻想。任贤齐是那个年代的霸主，在哪都能听到他的《心太软》，这首歌已经火了好几年了。其中最后一句



赏画图

岑其绘

几句好话。阿三低了头，心里有些难过。

阿三娘一天忙忙碌碌，阿三也乖觉，娘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有时候就乖乖跟在娘的后头。终于到了晚上，阿三很高兴：这下娘可以休息了，可以好好跟娘说会儿话了。

阿三娘晚上的歇处就在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屋子里唯有一张小床，一把方凳，别无他物，空间异常逼仄。这其实是厨房隔出来的一个小间。阿三娘说：“还是躺着吧。”两个人就并头躺下。虽然有些挤，但阿三却有说说不出的踏实。

阿三娘问起了女儿来时路上的情形，阿三一一回答了娘。阿三

电影，让她去光明电影院买票。电影院那边很繁华，有一家很好吃的蛋糕店，可以带她去买一个尝尝。阿三心里一动，眼角湿湿的：娘多好，把自己曾经想的都想到了。但阿三这几天下来，观察到娘挣钱的不易，不肯让娘破费买蛋糕，就随口说道：“我不舒服呢，不想去了，也不想吃甜的。”阿三娘脸上现出惋惜的样子，没办法，只好让阿三在床上躺会儿。

阿三也就真的在床上躺下了——反正也没处玩嘛。林家很气派，光说客厅吧，光滑如镜的大理石铺地，照得出人影；方形的玻璃大鱼缸，各色金鱼都拖着绸缎一般的尾巴；花朵一样的唱片机、黑光锃亮的电话机、洁白的外国人石膏胸像……一切多么令人新奇，阿三却不敢去触碰，唯恐因为自己的好奇心，娘又要拿着抹布小心擦拭……

阿三在床上躺了会儿，迷迷糊糊就要睡去了，阿三的鼻子突然闻到了一股焦香味。香味一直是有的，娘刚才在厨房煲汤，阿三起身掀起帘子一看，只见煤气灶上坐着个瓦罐，罐子下的火还吊着。阿三用抹布裹了盖子掀开一看，里面的水已经烧干了。阿三在乡下没用过煤气灶，在这儿只是看娘使用，犹豫了一会儿，学着娘的样子大着胆子把煤气灶开关一拧。

也亏得这一念之间的举动。阿三娘买电影票回来，听阿三说起，很后怕：“哎呀，我忘记关煤气灶了，还好还好。”这天晚上，阿三跟娘阿三再次说起的时候，说是她不管，再烧下去，鸡也会烧焦，罐子也会烧裂，说不定会引起厨房火灾……

歌词是“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在我暗恋她以后，我总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的初恋就随着这些歌词不断滚动，虽然毕业前都未与她搭上话，但在我内心早已发生无数的故事，并且能在每个故事的场景都配上音乐。

时代在变，不断有事物被淘汰，不会再有一毛钱一个的大饼，曾经随处可见的三轮车逐渐被更快的出租车所取代，但音乐不会。从街机音乐带给我快乐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已逐渐听懂了那些老歌里的故事。偶尔在超市，听到《晴天》，我总会想起那一段“无疾而终”的暗恋。

秋日，驱车向宁海胡陈乡的山背山进发。路面是泥和砂石，窄，仅容一辆汽车通过；凸凹不平，车子如船一般在风浪中颠簸，转弯，急转弯，那场面像是电影镜头；好几个岔路口，左顾右盼，只好打电话求助。

他站在那里迎接我，辛苦了，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一边下意识弯腰查看车子，不知底盘有没有被山石擦伤。

人站高处，满目风景。山脚的田里，是秋天成熟的晚稻。山道两边，不知名的野花迎风摇曳。几只山鸟听到脚步声，倏地飞起，划到了另一个灌木丛里。最耀眼的，是一嘟噜一嘟噜金黄色的橘子，清香扑鼻。

花山，果山，简直就是花果山啊。我不由得感慨。

我，可做不了齐天大圣，他笑笑。

可他，确实改变了这座山。他叫葛文军，被当地人称为乡贤，在外创业小有成就后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这是乡长严义靖后来告诉我的。

周遭皆是橘树，我们被星星点点的金黄所包围。好美。和我小时候看到的情景一样美。说着，他似乎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

他小时候正逢“文革”后期，村民们填不饱肚子，就在这座山的稍为平整的地方，种上番薯、芋苕。他小时候经常沿着陡峭的山间小路，爬上村边这座小山，拔番薯草，给芋苕、洋芋施肥。圆滚滚的番薯好大，芋苕煮熟了粉糯可口，盐烤洋芋，香喷喷特别好吃。村民都知道，这座山是祖宗传下来的无价之宝，土厚且肥。他听父母说，困难时期，村民偷偷在这里种的东西，救了好多人的性命。

“文革”以后，兴种茶树。这一块山地咋地长成绿油油的茶林。茶山本来是集体的，后来承包给了村民。那些花蝴蝶一般的采茶姑娘哦，那些从蓝天飞过的美丽小鸟，衣袖、翅膀都染上的炒茶香。

不知啥时，村里人纷纷走出山村去了远方大城市。他也跟随打工大军离开故乡，那年他18岁。他在远方的城市里听说，这块山地被分到一家一户，山上的茶叶不知什么原因，无人经营，那些不修剪不采摘的茶叶，很快荒芜。

再后来，家乡人栽种果子。水蜜桃、橘子，这座山很快变成果园。水果种植兴旺了没几年，也衰落了。据说滞销原因是果品落后，果农不懂得树种的更新换代。

家乡的山背山时不时浮现在葛文

军脑海里，她想看白天的事，懊悔自己不听多的话，来到了上海，结果给娘添了不少麻烦。

阿三来的时候，那个熟人跟她说了，等一周后，他要回去了，他再来找她，把她接回老家。阿三住了几天，心里又被一种快乐充盈着。别的不说，只要跟娘在一起，一切都是好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过的。这天是最后一天了。阿三娘对阿三说：“娘今天带你去外面看看，你来了这几天，娘也一直没有工夫。”娘又告诉阿三，林太太要看

浦子

浦子

秋日，驱车向宁海胡陈乡的山背山进发。路面是泥和砂石，窄，仅容一辆汽车通过；凸凹不平，车子如船一般在风浪中颠簸，转弯，急转弯，那场面像是电影镜头；好几个岔路口，左顾右盼，只好打电话求助。

他站在那里迎接我，辛苦了，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一边下意识弯腰查看车子，不知底盘有没有被山石擦伤。

人站高处，满目风景。山脚的田里，是秋天成熟的晚稻。山道两边，不知名的野花迎风摇曳。几只山鸟听到脚步声，倏地飞起，划到了另一个灌木丛里。最耀眼的，是一嘟噜一嘟噜金黄色的橘子，清香扑鼻。

花山，果山，简直就是花果山啊。我不由得感慨。

我，可做不了齐天大圣，他笑笑。

可他，确实改变了这座山。他叫葛文军，被当地人称为乡贤，在外创业小有成就后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这是乡长严义靖后来告诉我的。

周遭皆是橘树，我们被星星点点的金黄所包围。

好美。和我小时候看到的情景一样美。说着，他似乎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

他小时候正逢“文革”后期，村民们填不饱肚子，就在这座山的稍为平整的地方，种上番薯、芋苕。他小时候经常沿着陡峭的山间小路，爬上村边这座小山，拔番薯草，给芋苕、洋芋施肥。圆滚滚的番薯好大，芋苕煮熟了粉糯可口，盐烤洋芋，香喷喷特别好吃。村民都知道，这座山是祖宗传下来的无价之宝，土厚且肥。他听父母说，困难时期，村民偷偷在这里种的东西，救了好多人的性命。

“文革”以后，兴种茶树。这一块山地咋地长成绿油油的茶林。茶山本来是集体的，后来承包给了村民。那些花蝴蝶一般的采茶姑娘哦，那些从蓝天飞过的美丽小鸟，衣袖、翅膀都染上的炒茶香。

不知啥时，村里人纷纷走出山村去了远方大城市。他也跟随打工大军离开故乡，那年他18岁。他在远方的城市里听说，这块山地被分到一家一户，山上的茶叶不知什么原因，无人经营，那些不修剪不采摘的茶叶，很快荒芜。

再后来，家乡人栽种果子。水蜜桃、橘子，这座山很快变成果园。水果种植兴旺了没几年，也衰落了。据说滞销原因是果品落后，果农不懂得树种的更新换代。

家乡的山背山时不时浮现在葛文

毛佐明

西塘河边，有一个地名叫泽民，中山西路和环城西路在此十字交叉，西北侧是绿树掩映的天一家园住宅区。每次散步路过此地，都会勾起我对一棵树的深深记忆。

许多年前，这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石古弄，小巷南临西塘河，巷内石板小径蜿蜒向北与小河相交处，矗立着一棵千年银杏树。这树高40多米，宽大的树冠能遮蔽五六千平方米的地面，从根部到树冠那一段树干之粗，需有四五人合抱才行。树下，便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春夏时节，我和小伙伴三五成群，常在树下竖蜻蜓翻顶摔跤较劲，窸窣声去玩“官兵捉强盗”。女人们则凑在一起，竹椅坐成一个圈儿，边编织草帽边哼着曲子。深秋时，风过后落下满地金黄色的叶片，厚厚的铺着，我们或坐或躺拿着叶片把玩。那叶片长长的柄上是扇状的叶面，恍如古代微型纱扇。更有小姑娘把叶片用细线串成一环挂在脖子上，摇晃着身子运动，模仿戏文里仕女的步子。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棵伟岸的银杏树像位慈祥的父亲，舒展着身躯庇护着我们成长。

同高大苍翠的银杏树相比，石古弄周围的民房，灰砖瓦墙壁斑驳，显得低矮陈旧。夏秋之时宁波常有台风光临，风雨交加中，银杏树伸展着高大宽广的躯干，仿佛守护神一般巍然挺立，呵护着这里虽清贫又安详的日子。

阿三听到这里，心里叹道：“还好！”——突然之间，阿三觉得，自己这一趟上海之行，冥冥之中是那么的有意义。在这一刻，不知为什么，阿三也觉得自己长大了。

飘香的山背山

军的梦境里。2010年，乡政府开始重视乡贤，采取各种途径，包括优惠政策，召唤四方游子回乡创业。归来吧，归来了。2012年、2014年，葛文军两次回乡，以土地流转形式一举承包了这座山的大部分土地。

忽然有一天，寂静的山岗响起了挖掘机的作业声。先是挖通了上山的路，再从另一方向开挖一条下山路，铺上了砂石——我就是沿着这条砂石路，驾车来到山上。挖掘机最多的时候，共有四台，它们多数来自葛文军在城里的项目工地，驾驶员、修理技师、施工员，都是他公司的雇员。他们借助机械臂把大山好好收拾了一遍：铲除当年茶园和果园留下的枯枝败叶，铲除无用的灌木和荆棘，只留下那些有岁数的树木。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地上种上苗木，他巨资全部安装了滴灌装置。

村民傻了。这哪是栽果树？这哪像做农民？得栽种果树苗了。先是一百多亩香榧，再是五百多亩橘子。香榧、橘子的施肥、喷药，包括后期的嫁接、剪枝需要人工，村民知道这里薪酬高，纷纷自告奋勇。

他笑笑，叫着这些叔叔伯伯辈的名字，说，先报到先上山。第二天，大家背着常用农具上山。到了山上，却不让开工，而是让一位长得白白净净的高级果蔬栽培农艺师给大家上课。连续上了三天。第三天课末，考试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发三天误工费回家。切！有人当场还钱，说，没干活怎能要钱？有人劝他，不是上了三天课么？哼，你要你拿。这人扔了钱就走人。果子采摘时，这位“扔钱人”被招来当了仓库保管员。

上完培训课，村民跃跃欲试。慢，一边的农艺师亲手示范了一通，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如何。“红美人”是柑橘里的娇小姐，价格是普通柑橘的20多倍，生性怕冷，只好养在温室里。村民以往积累的橘类嫁接、剪枝技术，已经跟不上形势啦，高级农艺师领着大家，掌握了一门新技术。

几年过去，付出有了回报。今年采摘由良柑橘10万斤，“红美人”30万斤，明年山上的橘类产值将翻番。前期投入达1600万元，后期投入会更多。

接下来的事情，村里的老农恐怕更难理解了：公司化运作，为的是现代化管理；果树更新换代，为的是抢占水果的中高端市场；注册商标，为的是突出品牌效应。此外，山上的路、游步道、旅游厕所、停车场、标志标识、监控、广告……一大堆事情等待葛文军去做，因为他瞄准的是休闲农业，他要让这里早日成为智能果园。

请问，你还是农民吗？让山背山全然变了模样？

他露出一个农民式的微笑：咋不是？我是吃着这里的番薯、芋苕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山背山儿子。

累累，是岁月带给它的磨难。

记得有一天，嘈杂的人声把我们吸引到树下。见有数人纠集一起，带着斧锯绳索，想砍伐树木换取钱财；那伙人仗着酒劲，面孔狰狞一脸凶相。附近居民闻讯出来，也不与其动手争执，只是围着七嘴八舌冷冷地说：这大树虽是我们祖上所栽，几辈子下来，早已不说是谁家所拥有；现在是属天属地属国家，啥人有胆子犯它？怕是几斧头下去，不砍在自己的大脚膀才怪呢。几句活下去，这些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年冬日，我们来到树下时，不由得大惊。那粗大的树身竟被人掏出一个大洞，极似人被挖空了肚腹。又奇又怕的我们，四五人竟能走进“树腔”，向上能伸手四顾无碍侧身。细细抚摸着被斧子研过的新鲜木痕，心似刀割：它疼吗？大人过来不住地叹息：这下犯关喽，白果树恐怕活不了了。谁这么狠心？砍去只能当柴烧呵，何苦呢？

不料第二年春天，这树依然抽出数不清绿叶，在风里摇曳身姿，像是展示其倔强的生命力和宽容的秉性。

渐渐地，我们长大，像硬了翅膀的鸟儿飞离而去，另觅他处筑巢安窝。到我们重新念想时，已不见它的踪影。

有人说，是那年城建改造中，随同旧房屋拆迁一同遭砍伐的。它的消失，至今对我是一个谜、一份痛。

遗憾中，闻知奉化大堰那边的一个村落，也有株千年的银杏，忙驱车前去探望。有道是只有比较才知道高低，大堰这棵银杏虽也高大粗壮，但与我记忆中的银杏树相比，只能算是小阿弟了。石古弄那棵银杏树若能活到今天，当位列宁波地区之首无疑。

怀念泽民那棵树